

文人的怪確實令人詫異非常。生在西班牙九歲遷居美國的哲人桑塔耶斯，長期在哈佛教書，五十歲那年，有一天他在講台上講課，偶有春鳥飛來，立在窗格子上，他看了會兒似有所悟，大聲地向學生說：同學們，抱歉了！我與陽春有約！竟開始了他雲遊歐陸的開端。其實這老外不算太怪，在古人中，金瓶瑣筆怪恐怕佔一個。他老先生被投入大獄，到了馬上就要臨堂搬家的份上，竟還煞有其事秘密地告訴兒子一種美食：豆腐乾合着花生米嚼，味道賽過火腿。這份調侃味兒，恐怕算得上是真正的「砍頭只當風吹帽」了。


說來文人的怪，有的也生動有趣，可圈可點。魯迅的朋友范愛農君，據說癡狂之下，總是「白眼看雞蟲」的，恰如「竹林七賢」中的嵇康，看人總是白瞋白瞋。「最高的輕蔑是無言，甚至連眼珠也不轉過去。」對此嵇康儘管有個性，但還是沒有達到魯迅所說的境界。文人的怪有些是有些意思的，有的則不可取。同是「竹林七賢」中的阮籍、阮咸，說了官卻不問生計，終日縱酒談玄，服藥煉丹，弄青白眼，說風涼話，看似名士瀟灑，實則窩囊誤事。向秀、山濤則弄權為保全自身，在朝任職，容跡而已。而劉伶則是一個酒鬼，放蕩荒唐，常脫光了衣服喝酒，還叫僕人提着鋤頭，意在喝足了讓隨從隨便處理了。縱觀「竹林七賢」，賢在何處？惠在何人？

賢達之處，實在甚少！

應該說，文人的怪，也得有資本，不然恐怕離瘋子也不遠了。文人中有人孤芳自賞，冷嘲熱諷；有人裝瘋賣傻，落落寡歡；有人躲進小樓，自得其樂；也有人攬上苦營業，寫點宣泄文字，這都不影響別人，不妨礙社會，不干人鳥事；而作為文人文字的怪，自身會接納別人是要緊的。我以為，文人要打掉酸氣和迂氣才受人歡迎才可成大器。但社會也要對這些人特別地寬容。不瞎攀高枝，不隨波逐流，不趨炎附勢，不迎合時俗，只是對市井細民的庸俗行為表示清高，只是對塵囂蛙噪之聲敬而遠之，這畢竟不是罪過！

有時來自精神方面的壓力對才華的勃發是一種策動。蚌成珠後，積羽成舟，身體和心情都不太舒服的人往往會釀出精神的酒漿。司馬遷留下的一部煌煌史章，龔定庵留下的一卷絕妙好詩，內中已很有哲學思考的。精通世事，遊刃有餘的人，只慣將一己的肉身替思慮的人，就往住覺得這些人可笑、可怪：他們莫非有病麼！其實有文人的怪本身就有意思，就有嚼頭，大凡他們很智慧、很上品。當然怪誕是令人害怕的，但有些怪人的做法，卻不乏可取之處，因為這些怪在自衛，不礙他人的怪，不是人格上的怪，品質上的怪，比起上下其手的小政客、忌刻陰險的丑奴才和翻手為雲覆手雨的小人們，差別不啻距若霄壤，判若雲泥呢！

# 摯愛音樂的



藝苑

一天午後，在意大利亞平寧山上，在溫煦的陽光下，牧神在打瞌睡，做着淡淡的美夢，一群仙女不知從何而來，嬉笑着把他驚醒。法國象徵主義詩人馬拉美為這個古羅馬神話故事寫了一首《牧神午後》，德彪西根據其詩譜寫了管弦樂曲《牧神午後前奏曲》。

一個名叫嚴格的中國文化軍人，早就喜歡上了這首前奏曲，他覺得，此曲妙不可言，其管弦配器效果「新鮮而又毫不浮艷」，豎琴、長笛、小提琴等樂器，經德彪西「妙手一點點，都生發了異樣的光彩」。他多想讀到其總譜，可那是戰爭年代，又何處可覓？不料有一次，在一個山城人家，他竟發現一期音樂刊物《練習曲》刊有《牧神午後前奏曲》的鋼琴改編曲。他後來回憶此事寫道：「狂喜！連夜挑燈趕抄，打在背包裡帶走。今天那墨水描的小蝌蚪已磨滅得依稀難辨了。及至終於買到國內影印的兩種版本的總譜，一晃竟是三十幾年！」

這個嚴格就是後來以寫樂文名著稱的辛豐年。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他先後為《讀書》、《音樂愛好者》、《萬象》等雜誌撰寫了大量音樂隨筆，結集出版了《樂迷閒話——歐洲古典音樂側影》、《辛豐年音樂筆記》、《鋼琴文苑三百年》、《如是我聞》、《阿·魯賓斯坦續紛錄》等書，贏得大批讀者，馳譽書林樂界，但大家只知他的與英文「交響樂」諧音的筆名，而不知本名嚴格。

二十多年前，上海音樂出版社《音樂愛好者》的編輯李章讀到《讀書》上辛豐年的專欄《門外談樂》，覺得他也應是為《音樂愛好者》寫專欄的理想人物，便通過《讀書》轉發一信，向居住在南通的辛豐年約稿。從此之後，在上海與南通之間，便出現了一條書信來往絡繹不絕、文稿接時寄達的郵路，《音樂愛好者》有了一個持續十年之久的《音樂筆記》專欄。自一九九〇年至二〇一三年辛豐年病逝之前，他們倆之間的書信往來多達數百封。二〇一四年李章選編了《書信裡的辛豐年》一書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不久前我逗留北京時，承蒙李章兄寄贈我一冊，使我在這個假期裡讀到一本感人的好書。

我為此書所感動，首先是因為我覺得辛豐年和李章都是淳厚、忠誠的愛樂者，都是摯愛音樂的好人。一個是老年作者，一個是壯年編輯，高山流水遇知音，兩人同聲相應，心心相印。音樂是他們最大的愛好，音樂給了他們最大的樂趣。由於音樂這一共同語言，他們之間有寫不完的信；從莫扎特的

## 文化什錦

作為數字詞語「二百五」，以前雖不少文章中見到過，多用在北方人的口上；但近一時期在內體上，「二百五」更為多見。從語言

看，這是個貶義詞，多用於罵人。為考究，筆者先查考《辭海》，並沒有收錄。再查閱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有「二百」的詞彙，釋義全文是：「（口）譏諷有氣、做事莽撞的人。（方）半瓶醋。」號中的「口」指口語，「方」指方言。）

上述釋義太簡單。如果問在北方人中為什麼用「二百五」譏諷有些優氣、莽撞的人？又為什麼在某些地方方言中

## 北京會

書大字「安徽會館」。到了統緒運動的時候，康梁譚等維新黨人以安徽會館為活動場所。

除安徽會館之外，宣南還有衆多留下名士身跡書影的會館；如清代哲學家戴震與歙縣會館，近代詩人黃遵憲與嘉應會館，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與湖廣會館，魯迅和周作人與紹興會館。

魯迅一九二二年五月六日到京，住在紹興會館，一住就是七年半，先住屋叫藤花館，又移到補樹書屋，寫下《狂人日記》。有點積蓄才搬到八道灣居住。

古瀛會館位於驢馬市大街南側的果子巷，北南段與東西段合併不足百米，北南段叫果子巷，內住不少售賣乾鮮果品店主，拐角向西叫驢駒胡同，也叫過驢珠胡同。該巷雖小卻住過名人，更是大名人士——曾國藩。

一八四〇年七月，曾國藩移居果子巷萬順店與湘潭歐陽小岑同住，在這裡大病一場，經名醫劉午峰、黃允嘯診治不見好轉，熱病加劇，已不能救。整日不思飲食，亦不能下床行走，勢甚危急。在與病魔鬥爭幾個月後，逐漸痊愈。十月他移居達子營關帝廟。人們常說：「大難不死必有後福」。那次曾國藩更是官階屢進，從封疆大吏直至加封太子太保，拜為一等毅勇侯。

河南會館位於達智橋胡同二十四號，這裡留下楊度、張伯駒

「二百五」……

# 好人

陳安



德里安抽象畫《構成A》

琴協奏曲》到里姆斯基—科薩科夫的《夜曲》，從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到朱踐鵬的《夜曲》，就是音樂，沉浸在音樂世界，欣賞優美，就有純淨的心靈，就會做淳樸的好人，他們又可超越工作關係，成為忘年交。

長子嚴峰在此書序言《知音》中寫道：「我說，李章是個好人。在父親的語彙中，對人的最高評價，非常難得。他自己對好人，老實人對老實人，認真的，又有共同的愛好和話題，從此開啓友誼。」

好人。老一輩人生活樸素，待人誠懇，勤奮讀書，事業心重，責任心強，這具有。他開始為《音樂愛好者》寫專欄，好這個雜誌視為己任，經常給李章出題，從欄目到選題，從作者到文風，他誠懇點評。信如是人，辛老的人品也如是。

說：「其間不僅止於跟他學了很多知識，更重要的是，片言隻語字裡行間他超越的人格，力透而出，澤被後學如我輩。」

好人。後來，他已不僅作為編者，而為順的晚輩，無微不至地關心辛老。他工作，打電話，還多次去南通看望他。寫工作，稿子，還把自己出差、出國時的照片告訴辛老，附寄很多照片，因為辛

「二百五」指稱「半瓶醋」？其實口語、方言都來自民間，它們往往具有民俗文化內涵。筆者因為有興趣，就查閱了不少資料，其中有一則資料提供的說法筆者認為較靠譜：據說清代的銀子都是五百兩為一封，那麼二百五十兩就是半封；而這半封可諧音為「半瘋」，意即神經不正常、腦子有毛病、說話做事不靠譜，「二百五」是「半瘋」代名詞。

至於「半瓶醋」當然另有所指，但為什麼用「二百五」指代「半瓶醋」？一時找不到書面資料，去問了幾位朋友。有友人這樣說：這是近幾年來的說法，自從採用克、千克作重量單位後，一瓶醋是五百克，二百五十克只有半瓶醋。筆者聽了好笑，認為他是想當然，有待進一步考證。

由北方流行「二百五」一詞，筆者進而

揚 許

南宣聚

文化  
綸經

當給、贈物到營造場子為村撈船。材不願廢棄，有時間還經常給人起草畫書摺子，做應酬、代筆，換取微薄的稿費，林將這些稿費全部捐給結同鄉會用作新館建設。

安徽會館位於琉璃廠附近，是會館中罕見的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。目前址是孫公府第，人稱孫公園。孫公即清初學者、金石書畫鑒藏家孫承澤（一九一—一六七六）。他收藏有宋朝蘇軾和黃庭堅、元代趙孟頫等人的墨蹟，有元代黃公望等人的畫作及古器物。孫曾在明朝為官，後又出任大清。雖為貳臣，但其藏書治學的雅趣、書畫書畫的收藏，以及慷慨交友的性格，吸引了當時衆多文人為他府中的座上客。盛名者如錢謙益、吳偉業、顧炎武、朱彝尊和王士禪等。

孫氏以後，其府第曾為清代內閣

《壯麗：余光中論》收集我數十年來的余光中評論近五十篇，都三百多頁，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，最近出版了。本書的評論，兼顧余氏詩歌散文又作古詩各種文體，析評時適量運用中西多種理論，微觀宏觀並重，又批評今中西的比較，以全面闡釋文學大師紫金紅藍黑五采之筆的璀璨創作成品。一九七九年我著編出版的《火浴的鳳凰》為「余學」奠基，這本《壯麗》則為余學の後續繁榮成果；談論之外，還有豐富珍貴的圖片和其他資料。

本書分為七輯：第一輯「前論」，收的是我較為早期（一九六八—一九八八）發表的重要文章；第二輯為通論；第三輯論詩；第四輯論散文；第五輯論文學批評、翻譯及其他；第六輯為短論與雜記；第七輯為附錄。

書名為什麼用「壯麗」二字呢？

古羅馬的朗介納斯（*Longinus*）論sublime風格，sublime一般譯為

，愛聽這些介紹。辛老平時總體貼他（指他人），但由於感到李章確實對他特好，請李章給他買書、借書、複印、淘碟，嫌其煩，努力滿足他的要求。

「文人」，也並非某些人心目中那種「平頭樹塗」的人。從辛豐年和李章的書信（以聽到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些心聲）了音樂和寫作、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麼，還憂慮些什麼。

一九九三年五月的一封信中寫道：

文化肯定又要遭劫！魯迅說古書自古亡、文、蟲之厄，他料不到「文革」那，淘金狂潮又是一種與前不同的瘟疫，書消滅，但卻可能使人更愚昧可憎，「概」

「處此亂世，音樂無用，是奢侈品，問心有愧。」

○〇年九月的一封信中又寫道：

「坦的《音樂是無限多樣的》，看了很這樣的為普及嚴肅音樂無限熱誠，更國的出版界之不做實事只想撈鈔票！是虛假的，正如市場經濟之為泡沫，文」，並不能代替切實的啓蒙。也正人畫」，弊極多利甚少。」

同樣感嘆，他寫道：

那些年我工作得並不愉快，出版界風氣講錢，再也感覺不到音樂的神聖，只好將音樂自慰。我倒是羨慕先生生活，可以不色不人，可以不為工作生活計，做自由。身體不好便成了我懶惰的藉口，我這個不好的時代被我難到了，盡可能地，偶爾地出些自認為的好書向責任交代。」

這些感慨使我想起《誰殺了古典音樂聖彼得堡樂團指揮瑪里斯·簡索斯的政治人物不夠關心藝術。人類在科技發展，但物質與精神生活之間越來越不類心靈的空虛，這個世界的精神生活以致不斷頹廢，毒品氾濫。削減藝術劇不斷發生。

去世，使許多愛樂者感到可惜，身穿南滿參加追悼會的李章，心裡格外悲。女兒們自然是悲切萬分，不過，做嚴的，是一輩子過得太苦、磨難冤屈太深，竟由於上蒼給了他書和音樂，給了他音樂摯友，而在苦難人生中有難得的

言結尾引用了他父親二〇〇四年初給中寫道：

我不在乎。不死於浩劫，反而苟延殘八十一歲了！」真沒想到。可慶幸者身便死」，我就成了個糊塗鬼。一個。如今則不必為此自愧了。

以上海為中心的南方人常在口頭使用的「十三點」的數字詞語。覺得「十三點」與「百五」意思相近，都是以貶相諷：譏諷人說話辦事有悖常理、傻裡傻氣、神經病。筆者小時候問過大人「十三點」為何？回答是：自鳴鐘最多是十二點，如敲十三點就不正常有毛病，以此說那個不正常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等詞書均無「點」條目。近見有資料說「痴」字的筆順第十三筆，因而用「十三點」稱某人有點，但覺得此說很牽強。又有一種資料「十三點」確與數字「十二」有密切關係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「十二」是個象徵、圓滿的吉祥數字，被古人視為「天之數」；而「十三」卻多了一點，過了頭，「十三」了。

幾年前，北京將宣武區併入西城區，北京將宣武區併入西城區，之後宣武區從北京的行政區中消失，曾被稱為「宣南文化」一載體的舊城區成為了歷史。

宣南——今日北京市西城區宣武門以南（以外）一帶，在清代和民國初期名士雲集，許多詩人、作家、政治家與思想家在這裡居住和活動。這裡會館林立，各地赴京應舉或經商的人士時常按鄉籍在各個會館聚集交往。宣南可謂名士之鄉、會館之地。

宣南地方多：校園多、報館多、寺廟多、梨園故居多、戲園子多、會館更多。會館又分省級、府級、縣級等不下百家。

北京之有會館，約始於明朝，至清代為極盛。會館是由旅京的外省官紳集資興建，旨在聯絡鄉誼。

會館不在大小，有名人則顯。福建新館，早年叫蒲陽會館，禁煙英雄林則徐在此居住過。那時林還是位清吏小司，微薄的俸祿使他囊中羞澀，他不得不時常靠舞文弄墨換取稿費，以貼補用度。林為人寬

# 南宣聚

## 文化緯



揚 許

林將這些稿費全部捐贈給同鄉會用作新館建設。

安徽會館位於琉璃廠附近，是會館中罕見的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。其前身是孫公府第，人稱孫公園。孫公即清初學者、金石書畫鑒藏家孫承澤（一五九二—一六七六）。他收藏有宋胡銓和黃庭堅、元代趙孟頫等人的墨蹟，有元代黃公望等人的畫作及古器物。孫曾在明朝為官，後又出任大清。雖為貳臣，但其藏書治學的雅趣、書畫金石收藏，以及慷慨交友的性格，吸引了當時衆多文人為他府中的座上客。盛名者如錢謙益、吳樞業、顧炎武、朱彝尊和王士禪等。

孫氏以後，其府第曾為清代內閣